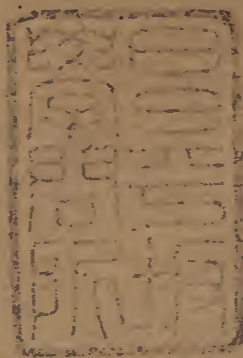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廿三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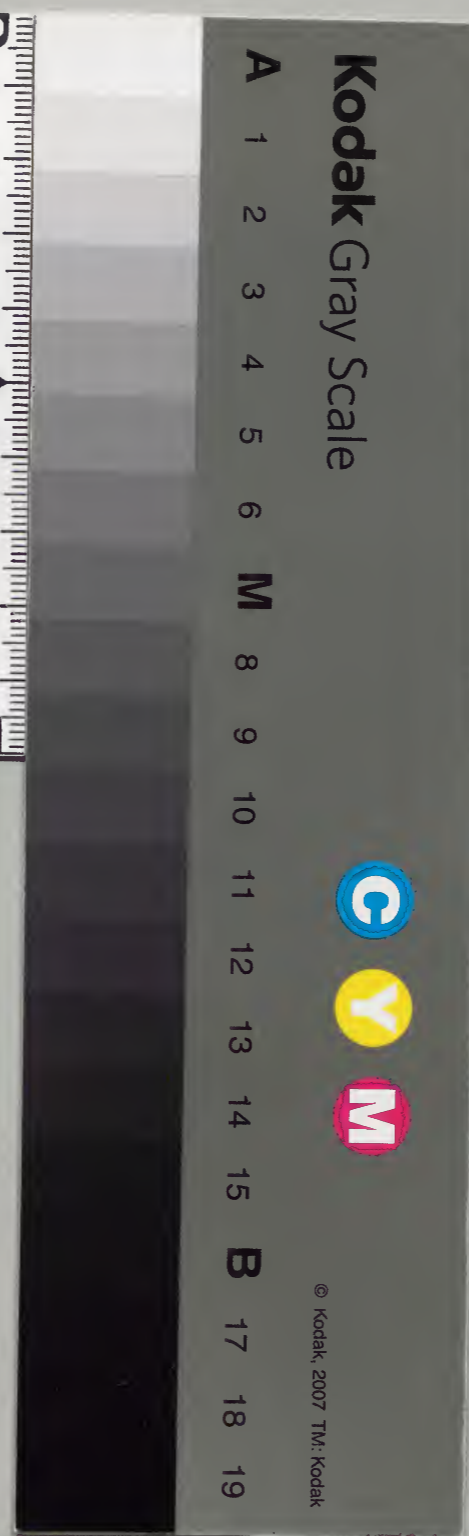


君

庫文閣内			
五九函	三〇	漢	
一一架	六九	書	
	號類		

庫文閣内			
三〇七函	三〇	漢	
三架	六九	書	
	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60)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六

經濟編

君類

正國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亾也簡法
 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亾也羣臣爲學
 問子奸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亾也好宮室臺
 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亾
 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亾也不以
 眾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亾也官職可以重求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
好惡無訣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
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
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
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
很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
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
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
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
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
可亡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
可亡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
易其隣敵者可亡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
無禮而侮大隣貪復而拙交者可亡也太子已置而
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
臣易慮者可亡也怯懼而弱守蚤見而心柔懦知有
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
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亡也挫辱
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

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亾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亾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亾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亾也好以智矯法時以
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亾也無地固城郭
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亾也
種類不壽主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
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亾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
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亾也攀福而心急輕
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亾也主多怒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亾也貴人相妬大
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
者可亾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
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亾也藏怒而弗
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
者可亾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
徑爲而無所請者可亾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
混通男女無別是請兩主兩主者可亾也后妻賤而
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謁重如此則
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亾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亾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亾
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
未作之民利者可亾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
備淺薄於爭守之爭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亾也不
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
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亾也辭辯而不法
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亾也親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
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亾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

亾與可
亾與異

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
心無窮者可亾也公壻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
可亾也亾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亾也夫兩堯不
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亾亾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
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
雖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
能服術行法以爲亾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
矣韓非子
微篇
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亾同者樂
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雖

八編頁集

卷之三

君類

四

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瓊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亾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膳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麇沮麇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潛王亾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

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堯帝鳴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呂覽過理篇

齊閔王亾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亾矣而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
爲已知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
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
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
其苦邪遂以自賢驕盈不止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
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去走鄒魯有驕色
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
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與燕共分
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
於諸侯地奪于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

醜詘而嚴

身亡逃竄甚于徒隸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猶自
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王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譎佞甚
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
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
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
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
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
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
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
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

論者也悲夫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對曰吳君去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亾也去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亡何待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_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_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_輔也是猶秋蓬惡于根本而美于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史臣曰初幹離不之北還也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

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勝吁可怪哉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

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攫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糗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與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卽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四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卽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革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

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
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
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叅政李木魯、
小婁室兀林答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
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
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
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
謚曰哀、奠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
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
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

此可養也如
相體之不

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
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
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
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
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
聞以底于亾、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疆焉、太祖
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
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
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
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

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
根連兵宋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
聚圖存於亾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
哀宗無愧焉

帝顯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
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
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
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
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
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

不恨米之
三而恨宋
三之時猶
生一陳宜
中之相且
與陳秀夫
同事也豈
非天哉
真天哉

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與師錢
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
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反偕
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禪代

順帝進齊公蕭道成爵爲王增封十郡下詔禪位于
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
殿庭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
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
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宮中皆哭

國家有此
臣子置其
君如奕矣

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鉤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引桃臥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懶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官勸進王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官丹陽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淵固辭不拜奉朝請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讚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

九錫文又
成画餅矣
好雄之口
日新如是
夫上恭功
德書及漢
麟魏數十
帝可何祖
龍矣

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
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
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勅敵王遽受禪彼
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
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
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
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
等懼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復國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舉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亾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刻也不可犯

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

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
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
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
厚亂。盍請君于秦乎。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招大夫
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
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
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
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
公子繫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
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

一使亦不

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
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繫曰。中大夫里克與我
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
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
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
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
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挾嬰瓌
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
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繫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

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
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繫曰君之
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
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
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
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
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
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勸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
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廐咎如獲其二女
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
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
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
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
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

人之道
惟大惟恐
決則姜氏
恐則公子

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
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
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
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共駢脅欲觀其裸浴薄
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
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
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
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
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
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
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
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

囚他日公享之

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

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夷吾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入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芋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
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
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
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

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
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
心有魏犇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
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
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存亡國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
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

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螿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螿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畢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命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合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歿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赦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六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繼絕世 二則

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梅福以成帝久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

殷後復上書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以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
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
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
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
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七

經濟編

君類

典七論

夫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
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于父故得祭于郊從舜之義
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
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
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
之所未有也故堯舜非父而其德載于後世不可以

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其鯀也鯀雖得罪于舜而從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士之所予也

蘇轍夏論

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

周公法本管不嚴於太公

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子孫之過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疆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二
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商論

故凡世之所為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眾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

御請一過
春秋之語
釋典釋精
雅如此

周敬王十年劉文王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傒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為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君類

三

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怡滯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况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曰萇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輔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萇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

也誑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偏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

有虞號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鄒爲大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聚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駝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

紂叔逃難于濮而蠻季紂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契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之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大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

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
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
蘇顧溫董董姓饒夷豳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
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秃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
郇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
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
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刑
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
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
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
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
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
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
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
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
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宅平宅謂之
和故而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
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
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

八綱類纂 卷之三十一 六
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
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
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餘樂
如一夫，如是，餘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聰後以異姓，求
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
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
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
之人也，而立以爲鄉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
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行，用讒逆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
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歷
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先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
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
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
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
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
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粢而藏之，吉，乃
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粢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粢流于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

府府之童妾未既齷而遭之既筭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强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以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

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漢明帝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固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且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廬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隨、厲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戰功矣。三國爭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
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
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
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
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

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

觀焉六國年表序

齊人未嘗路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
國也五國旣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
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
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
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
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
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

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蘇洵六國論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

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

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

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

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

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

之剛壽，而范雎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

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

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後，此危道也。而秦

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

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

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

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

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

當秦，而天下之諸侯籍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

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

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

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

非謀國之
疎也乃蘇
秦謀富貴
之巧也

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知不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轍六國論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爲巧于取齊而拙于取楚其不敗于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

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于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

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于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而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蘇軾秦論

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志，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

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
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
害甚于加賦也

其二

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
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
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
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爲救敗之
師也兼敵之師利于轉戰救敗之師利于固守兵之
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

雄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
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
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
而使其知指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
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
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
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
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
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
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于一戰其鋒至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一
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四合之鋒卒至于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鬪樂于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于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于吳楚以爲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于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于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于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

秦之必亡
亦逆順之
情也

以異術也

何去非
秦論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譬左右以問之須其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誠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

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晡忽亡國儻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子床下官子壻于近郡欵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旣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旣定策冀乃憚其明哲且不利長君私于蠶吾獨異群議爲廣計者亦當中

八經類纂 卷之三
立如石介然不回率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
事百工正辭于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
群公耶反狗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蠡
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闔寺之
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
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
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
陰騭之數非人謀能充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
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
或咨或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

爲理耶

權德輿兩
漢辨論

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闔宦滿朝士之
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
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
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
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馘曰其有真人起
于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也先
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
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
天道人謀有三分之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遞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嘗試論之曰：向使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灌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于河上，天子露宿于曹陽，百官餓死于墻壁，六宮流離于道路，蓋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于是劉岱、喬瑁、張超、孔伸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其謀能，海內囂然于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南面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術亦憂終，譚尚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痍，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如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玉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于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

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于用武，將遇非常敵手，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後投身夏口。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

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蜀，會物故于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覩譙周之儒詞，甘忿憤而忘日，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憇惜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强表，破黃巾于壽張，斬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顛，擁旆南臨，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

然之雄傑矣而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荀彧終罹其變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砥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于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文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于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辛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于兵革人力殫于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竝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王勃三國論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于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速繫于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志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

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李德裕三國論

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那顛、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騁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賁忠良、芟夷叛逆、若乃獲魏種而宥之、降張繡而不怨、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故陰謀未洩、天下

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楊彪由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懷疑之人、闔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曹公不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

朱敬則魏武帝論

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
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
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
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
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
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
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其功輕爲于孫權而至于
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
蘇軾魏武帝論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
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

蒸裡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囀
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
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
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于

夷庚反帝座于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
 舊物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
 于逸軌睿心因于令圖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
 于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
 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
 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
 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
 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
 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檄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
 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
 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
 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承其蔽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太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旣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

陸幾辨亡論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感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于夷虜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恍愴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其二

先終

之賦而余山去之取奇隱其...
而皆新田之數賀諸葛之言而...
姑魯蕪一面而自瑋士樊崇劍而...
薛離隣浪以重對公之...
容賤才瑩丹林之愛對呂崇干...
山鼓矣其未賀吸不...
此只吸對士盡...
對士盡...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八

經濟編

君類

興亡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
基之初籌畫軍國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乃取鄧艾於
農隙引州泰於行役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
夷曹爽外襲王陵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
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
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
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
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世祖遂享皇極獨納
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
而伏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
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武皇旣崩山陵
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
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
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
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
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
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廢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
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
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
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
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向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
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
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
凡庸之才非有吳先王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
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

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蹙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

公以蕭杭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倚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稅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紵，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耻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善其曰婦人
亦奇蓋爲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疆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

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為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于寶晉紀總論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稽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種虜削跡，賈充克暨。

懷奸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
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踈、棟梁迴忠、而起僞
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僞策、元海當除而不
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
洪基

晉武帝
總論

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
而能容、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
於將危之命、殄公孫于百日、滅孟達于盈旬、自以兵
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旣而雍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
其甲兵、本無鬪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
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
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
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
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
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
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旣承忍死之
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
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

晉宣帝
總論

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
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

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蘇轍晉論

自古用夷狄未嘗不敗者

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叛羗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氏以實關畿用禦蜀寇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羗也而居扶風苻氏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暴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一 六
貪悍樂關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
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
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也雖
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
嘗不懷上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
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
嘗一召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
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
力唯恐不能鳩今而牧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
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
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
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
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之使
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
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
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何去非
西晉論
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
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
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總三秦之
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虐觀辰象之灾、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虎之朝、饒永固雅量、壞姿變夷、從夏王猛以宏材、緯
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
以忠勇、恢威畧、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
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
七、因止馬而獻歌、託栖鸞以成頌、既而復諫、違謀輕
敵、怒鄰、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便欲鳴鸞禹穴、駐
驂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雖矜涿野之
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
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罄于賊

臣、符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
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歿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
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符堅傳
總論

石勒出自羗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
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爲亂、及惠王失統、寓內崩離、遂
乃招聚鯁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沉航于鯨浪、土
公顛仆、譬游龜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
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
唾魏武、則風情慷慨、近荅劉琨、則音辭倜儻、焚元超
于苦縣、陳其亂政之讐、戮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

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
都而抗王室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
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
險假豹姿于羊質騁梟心于狼性既而父子猜嫌兄
弟讐隙自相屠鱠取笑天下

石勒傳論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
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
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
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
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昔妖星出

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宇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絕近
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霄映而毋丘襲亂斯
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
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
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
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
箭竹之族生焉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
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昔考烈以衰弱之楚
屢遷其都外迫疆秦之威內邁陽申之禍逃歿劫殺
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

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復亡之福衆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疆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

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疆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構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卒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灾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伏滔從桓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正淮論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策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尅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徧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闔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

已衆矣。光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靳，苦而廬九
之間，流溺兵火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面縛，得之于
斫石，仲恭接刃，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
宗以之發疾，誠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
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
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
是築長圍，起焚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
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基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寢微，王道寢替，纘緒之
初，如革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
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
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
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
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
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美政。泉臺見
妖尚不可毀，况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
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
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叅
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贊魏

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

宋齊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都以震郡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投首乃吊冤鬼而謝牛酒昭筐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况梁取天下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兵國步旣寧家怨

又雪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行事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若言位是神物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和乎利器不藏奸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仗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晉者豈異術哉由上之失教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有晉鄭齊心牟虛合契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申

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
覩、歿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
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洲柱若、一旦彫零、稽山竹
箭、忽然摧折、可不慎歟、朱敬則梁武帝論

在魏正光、牝鷄司旦、爾朱榮乘釁、內曩滔天、泯夏餘
燼、跋扈挺禍、王城齊高祖、神武皇帝投袂而起、四明
昆侖、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
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拔立
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
逼爲梗、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

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
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
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弱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
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牝政、侯景背恩、棄
義、狼顧汝穎、蕭衍失信、幸災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
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
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斃臨
如風掃籜、三秦勅敵、閉關自守、五湖之長、革音請命、
魏孝靜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遺、大禮備物、率由舊典、
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七首竊發、爾其夷凶

剪暴剛斷英峙、天崩地拆、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
多難、文宣雖云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
于時政有彛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
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
覺也、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
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剗剔、躬運矛鋌、寵狎佞諛、
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
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龍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
卿杜弼、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
雅、師範縉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頸爲戮、賴有尚書令
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有齊建國、便預經綸、
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奏、千端萬緒、
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
虛襟泛愛、禮賢好士、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
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趨孽、儲君繼
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
身移疾、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君
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親、位居元輔、
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
當陽正位、事出權宜、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睠西

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遜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慎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暮歲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親入主宗祊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臉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縫裘縱侈荒淫不知紀極甘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狠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聞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後便大相愛悅恒在臥內同食共寢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頓鞭二百徒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眄愈厚朝士無賴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屬士開莖母傾朝追送諂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遥器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釀河清之末長彗爲灾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馮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竝當樞要及天統末年

武成卽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
事趙郡王睿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
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
主聰察不類成昭母后才明異于馮鄩士開禮于踈
行長察爲其謀主遂使密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
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未如之何數載之間肆
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鬻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
積凶愚子弟竝處高資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
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
送南臺異其身首于琮以搆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

南十四乃
兩通漢昭

俱勦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瑯琊心實去惡
跡乃陵上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嬖韓長鸞以
講繼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以保
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慶
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
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阜隸本是鞞工與韓高
之徒共持國柄宜淫肆暴甚于和氏朝廷混然無復
廉耻斛律明月屬鏤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龍逢之
戮痛切幽明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媪不接端士
不見正人魚爛土崩以俟勅寇周武大捷平陽乘虛

除入舉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竟有小

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紀點辱皇猷魏

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籍此用

承明世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兆不可失也神

武崖岸高踈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

厲雷霆或聞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

閔潔于兇徒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于如之蝨看尉

景之肱喻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半體此明達也牽

馬麥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之富貴

感虎兇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雖多不

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朱敬則北齊高祖論

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

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况乃嘉思政之忠遙

接其手寤陸生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若乃命

天子為癡人比尊名于狗脚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

忿孫騰之議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

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决池而弄淫女下

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父蒸鄭妃于內

寢乃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歿此之謂也嗟

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南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陷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仗專諸之劍非不幸也

北齊

文襄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出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好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勲貴自隨大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彩笑颺人調

清閑

北齊文宣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寇蕭譽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既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群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滅于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

陳武帝論

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

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始以后父之尊
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
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
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俄屬陳朝喪德江海
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
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
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
以陵湯火蔣山苦戰于文之魍魎飛揚建業大崩叔
寶之金湯不守既遭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
齷以謝陳人禮陸機而謝吳士春波暫洗汗俗咸新

秋露一零弊化斯改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

六合之中如觀曉日八紘之內若遇新晴

朱徽則隋高祖喻

屬青宮失愛子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雨衣冠雖
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客穆
天子之白雲更遠瑤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踐石
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滋味被戮死不可無罪
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凜然莫知攸止十室之
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內逆兵陷遼
水糧斷河黎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
兆庶之分崩周章至于戲下猶自未知闡樂入于廡

前何不告我

隋煬帝論

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謂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爲任智數覈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房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

李清臣隋論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

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柱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存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隋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疆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
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願指如意雖李
斯爲相備五刑而歿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
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
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
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
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
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
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
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
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
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
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
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
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
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
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

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論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論三鎮絕其連

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
 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
 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
 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
 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
 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
 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
 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
 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疆禪
 天下故唐之弱也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也以河北之弱也終

八經類纂

卷之三

三

